

艰苦卓绝的汀瑞边三年游击战争

□许伟卿 钟燕林

汀瑞边游击战争亦称闽赣边游击战争，主要是指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在闽赣长汀、瑞金边界的三年游击战争。汀瑞边的三年游击战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从集中兵力作战向分散开展游击战转变阶段；1935年5月至1937年8月，反对国民党“清剿”，恢复发展游击根据地阶段；1937年9月至1938年2月，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阶段。

由于汀瑞边游击区是“苏区中央的所在地，土地革命的指导地区”“是引起敌人特别注意的地区”，因此，1934年11月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后，遭到敌人特别残酷的屠杀与严密的镇压，许多共产党员和苏区干部全家被杀。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瑞金就有1.8万余人惨遭杀害，其中，仅武阳区，一次被国民党保安团枪杀的群众就有500多人。面对国民党军疯狂的烧杀抢掠，汀瑞边区人民和红军游击队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顽强地同国民党军及豪绅地主展开斗争。

1935年5月，突围部队在白竹寨会合后，又转移到汀瑞边观音寨附近的丝茅坪。中共瑞金特委书记赖昌祚在丝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瑞金县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保存实力，分散活动”的方针。并决定将游击队分成九个小队，每个小队约20人至25人。这个会议是在与中央分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汀瑞边游击区斗争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是汀瑞边游击队斗争由被动逐渐向主动的起点，实现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汀瑞边游击队先后主要有三支，分别是赖昌祚、钟得胜领导的瑞金游击队；胡荣佳、彭胜标领导的桃古游击队；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假游击队的频繁活动，游击队过着“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的野人般的生活。游击队主要靠竹笋、野菜、野果充饥，有时“几天吃不到一粒米，下雪天连野菜也找不到”。队员的头发都有两寸长，但大家没有怨言。在艰苦的岁月里，有些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饿死、冻死的也有，失败的也有。

1937年4月，汀瑞边三支游击队在各自孤军奋战两年后，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分割封锁，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局面，使汀瑞边游击区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三支游击队的会合，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增强了游击队员们胜利的信心。游击支队组建后到1937年9月止，共进行战斗10多次，其中智取青山埠最为惊险，一枪未发，抓了20多个俘虏，缴了30多支枪，千余发子弹，拔掉了敌人的一个反动据点，周围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长期的斗争中，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患难与共，呼吸相通。为保护红军游击队，人民群众视死如归，牺牲自己，在所不惜。一次，武阳区游击队领导人刘国兴在秦坑黎家了解情况时，突然被保安团包围，黎带娣机智地把刘国兴推倒在床上，顺手把被子盖在刘国兴身上，痛哭流涕地喊叫：“儿呀！你死了我怎么办？”保安团两个团丁闯进房门，见床上被子里裹着“死人”就赶紧出了房门，刚好碰上了黎带娣的丈夫李长根。他们立即把李长根抓走严刑拷打，要他交出刘国兴。李长根宁死不屈，始终回答：“不知道！”就这样，这对夫妇保护了刘国兴的安全。

游击队所需的日常用品，是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解决的。钟文芳、卢衍宾两位群众接受游击队采购药品的任务后，在瑞金县城购买药品时，用的钱是游击队打土豪罚的款。当时，由于不知道豪绅地主在纸币上做了记号，他们被国民党军抓住，要求供出游击队的下落。他俩坚贞不屈，严守秘密，直至壮烈牺牲。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开始形成，汀瑞边游击区的斗争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汀瑞边游击队的领导一致认为在思想上如何实现转变，怎样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等重大问题，必须请示上级，因此决定：一方面，派彭胜标前往赣粤边游击区，向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汇报工作，请示对今后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派胡荣佳到闽西游击区向闽粤赣省委再次汇报闽赣边游击区的情况。1937年9月，在大余池江办事处听取了彭胜标关于汀瑞边游击区的情况汇报后，项英说：“我们离开瑞金，整整3年了，汀瑞边的人民和游击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已渡过难关，迎来光明，红军游击队虽然只剩下百把人，但这是革命的骨干，是中国人民抗日中坚力量。”

1938年2月上旬，汀瑞抗日游击支队300多人离开瑞金，经福建水口、新泉等地，到达龙岩的白土，与张鼎丞部会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二营，杨洪才任营长，钟德胜任教导员，还有部分人员编入第四团第二营。3月上旬，坚持汀瑞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战士，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挥师北上，从白土出发，经长汀、古城、瑞金、于都、赣州，后乘船至樟树，乘火车到皖南，奔赴抗日战场。与此同时，留下了刘国兴等一批干部，在瑞金、长汀两县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汀瑞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击队之所以能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摧不垮，打不烂，拖不散，始终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胜利，主要是红军游击队全体指战员坚贞不屈和英勇善战的结果，是游击区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支援的结果。红军游击队和苏区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的巨大代价，抗击了国民党军和豪绅地主武装，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保存了革命骨干，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在中央苏区史上谱写了一曲悲壮乐章。

红军游击队
地下交通站信丰
油山上乐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项英、陈毅等人临危受命，留守中央苏区浴血坚持。在艰苦卓绝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舍生忘死、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和游击队，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军民鱼水情一家亲”的壮丽赞歌。

人民支援永不忘

□庄明辉

舍生取义 保护红军



朱乙妹

在极为艰难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许多群众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地支援和掩护红军游击队。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里所说：“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1935年夏天，赤日炎炎。有一天黄昏时分，油山游击队的李绍炳率两名队员来到信丰油山上乐村一户农民家，与这里的革命群众商议反“清剿”措施。由于反动地主林新球的告密，一群国民党士兵悄悄地向会场逼近……

上乐村青年妇女朱乙妹正背着三岁的难妹子，去后山担水浇菜。忽然，山腰油茶树叶“哗哗”作响，霎时引起她的警觉。她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摸进村了！她立即把水桶一丢，转身往回跑，并大声呼喊：“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清脆嘹亮的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响。

听到喊声，李绍炳和两名游击队员很快从屋子后门上山，一会儿就消失在密林之中。

林新球没有抓到红军游击队，十分窝火，想起刚才有人通风报信，就立即将全村老少赶到一个坪子上，威逼大家交出“匪”的人。

“刚才哪个妇娘子大声叫嚷的？”林新球目露凶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人群中一片沉默。

“快说，不说出来，我们就开枪扫射了！”林新球用惯用的伎俩进行恐吓。

这时，一个老大爷站了出来，大声说：“我们没有听到喊声呀！”

“是啊，我们没有听到喊声！”大家齐声附和。林新球气急败坏地指使敌人用枪托打老大爷的头。顿时，老大爷额头鲜血淋漓。

“住手！”突然，人群中传出一声怒喝，“刚才不是我喊的，与这位老大爷无关。”

朱乙妹从人群中挤出，昂首挺胸向敌人走去。

林新球气得嘴歪眼斜，大声嚎叫：“你这‘土匪婆’把‘土匪’藏到哪里去了？”

“你们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游击队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你们休想抓到他们。”朱乙妹激动地说道。

“把她绑起来！”林新球气得哇哇大叫。

“不用绑，我跟你们去！”朱乙妹神态自若，转身把背上的难妹子抱了下来，走到婆婆面前，跪倒在地，叩了个头。婆婆一边拉她起来，一边泣不成声。

朱乙妹深情地说：“婆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您保重身体，我先走了！”说完，把脸转过来，默默地向草坪上的乡亲们扫了一眼，似乎在说：“乡亲们，不要为我难过，为了革命的胜利，我死也心甘情愿啊！”

“砰！砰！”两声凄厉的枪声划破长空，子弹像在每一个人的心间穿过。草坪上一片抽泣声。朱乙妹为了保护红军与群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英勇机智 虎口脱险



陈林玉

1935年夏，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的指示精神，红军游击队派出一支游击小分队到定南县月子乡活动。小分队队长唐炳带着几名游击队员，经常到小艾村开展工作，与群众聊家常、交朋友，讲解贫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能翻身过上幸福日子道理。他们通俗易懂的革命宣传，让童养媳出身的陈林玉茅塞顿开，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她经常帮助红军游击队做事。

陈林玉常以赴圩为名，为游击队搜集情报。一天，她挑了一担柴去月子圩卖，半路上遇上十几个敌人。敌人气势汹汹地问：“小艾村有‘共匪’游击队吗？”

一看敌人这架势，陈林玉就明白了眼前这股敌人想奔袭小艾村。在小艾村地下党员的家里，有两名游击队员正在养伤。为了阻止这群匪徒前去骚扰，她急中生智，大声回答：“几天前小艾村来了一支好几百人的队伍，个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有的背长枪，有的挎短枪，据说是准备打月子岗圩的……”听她这么一说，这些敌人个个面面相觑，双腿打战，立马扭头就走了。

1936年初夏的一天黄昏，两名游击队员奉命下山侦察敌情，他们刚踏进陈林玉的家门，国民党保安团就包围了整个村子。危急关头，陈林玉沉着冷静，把两名游击队员藏在

一心一意 帮助疗伤



周蓝

193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带领下，几位红军游击队员轮流搀扶着陈毅，翻山越岭，来到油山脚下的大余县池江彭坑村周三娣家后山，搭起了草棚。在这里，陈毅一边养伤，一边领导指挥游击斗争。

周三娣是彭坑村的群众，经常给游击队送去油、盐、菜饭等。端午节这天，周三娣冒着倾盆大雨，提着一篮粽子送给陈毅他们。

看着周三娣送来的一篮粽子，陈毅感动地说：“表嫂，你叫什么大号？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也好来看望你呀！”

“我姓周，姑娘们没有大号，小名三娣子。就叫我三娣吧！”周三娣笑着说。

“闹革命，男女平等，你该取一个好名字！”陈毅风趣地说道。

“噢，大老刘（陈毅化名），你有文化。”三娣用商量的语气说，“那就请您帮忙取个名字，好吗？”

陈毅掂了掂手中的篮子，爽朗笑道：“表嫂，你天天给我们送饭、送东西，手里少不了一个篮子。我看，你就叫周蓝吧！”

“周蓝，这个名字取得好！”陈丕显兴奋地说。

“很有纪念意义！”“名字很顺口！”几个游击队员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好呀，那我就叫周蓝吧！”三娣满意地笑了。从此，游击队员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周蓝嫂。

多年不用的旧粮仓侧旁的空缝里，并铺上一些沾满灰尘的杂物。

不一会儿，保安团来到陈林玉家，一进门劈头就问：

“说，把土匪藏哪里去了？”

“什么土匪水匪，山里人一日三餐，管不了那么多闲事。”陈林玉从容应对。

“给我搜，死婆娘，等会儿要是搜出来了，看我不枪毙你！”为首的一个保安团士兵大声嚷道。

当保安团士兵上到阁楼上搜查时，陈林玉主动打开谷仓，并将粮仓盖子贴在夹墙的正面，挡住敌人的视线。敌人折腾一番之后，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1936年11月14日晚，敌人打探到红军游击队在小艾村附近竹林中宿营的消息，立即纠集反动武装200余名，兵分两路包抄游击队。陈林玉得到消息后，踏着崎岖的山路，直奔游击队宿营地，向游击队报信。游击队将计就计，在半路上对敌人伏击，交火后又迅速撤出战斗，让敌人自相残杀，伤亡惨重。

天亮之后，气急败坏的敌人窜进小艾村，以通匪之名抓走8位群众，进行严刑拷打。陈林玉毅然前往营救群众，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各种手段威逼利诱，陈林玉坚贞不屈，丝毫不为所动。1936年11月21日，陈林玉在小艾村英勇就义。

1936年8月，陈毅的腿伤又复发了。周蓝嫂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十分着急。但由于敌人的频繁“清剿”，游击队很难弄到药品。周蓝只有找土方。每天，她从山上采来一些草药，熬一大桶药水，用热蒸气熏陈毅的伤口，然后用盐水把脓血洗净，再用草药敷住。每次清洗，尽管陈毅疼痛难忍，可是他总是咬紧牙关，安慰说：“周蓝嫂，没啥子问题，大胆洗得去。”

经过几个疗程治疗，陈毅的腿脚竟然奇迹般地消下去了，伤口也慢慢愈合了。陈毅夸奖道：“周蓝嫂，没想到你没用一滴红汞、一块纱布，就把我的腿伤治好了，你的医术很高明嘛！”

1937年10月，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双方达成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协议。陈毅与周蓝深情话别，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奔赴抗日前线。

原中顾委常委陈丕显后来回忆：“周蓝同志对我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一直铭记在心。”1962年在北京召开由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陈毅看望参加会议的大余县委书记和县长时，关切地询问彭坑的周蓝还在不在？后来大余县委通过县民政部门的干部，找到了周蓝，转述了陈毅对她的亲切问候，同时还代表县委、县政府表彰了她在艰苦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支援红军游击队的功绩。周蓝的英雄事迹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赞颂。